

试论影视语言的曲指性特性

马冰泉

个旧市第三中学

摘要：艺术语言符号的审美特性决定了影视语言具有与文学语言相类似的曲指性特性，影视语言的这一特性使得影视作品除了在画面的表现力上增强了视觉上的审美体验外，还为电影的更深层次意蕴进行多向的扩展，从而增强影视作品的吸引力和艺术感染力。

关键词：影视语言；曲指性；表征；原因；效果

【DOI】10.12252/j.issn.2096-6288.2022.09.041

哲学家黑格尔曾说“理想的艺术就是使外在的现象符合心灵，成为心灵的表现”。影视艺术家从真实的素材中选取一些适合表达个人意念的材料，运用蒙太奇的手法，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含蓄而又真实的表达出与客观事实相统一的主观认识，从而产生强烈的艺术审美效果。影视作品的创作脚本属于文学语言的范畴，是纯语言艺术符号，但影视与文学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以视听为主的影视艺术通过影像将文学语言搬上荧幕，以直观的“真实”呈现在观众眼前，形成与之相关联而又独具特色的审美形式和特征，影视语言的曲指性特性就是其中之一。本文试图通过影视语言的内涵、表征、产生的原因及其效果来阐释影视语言的曲指性特性。

一、影视语言曲指性的认知

影视语言的曲指性特性，是通过与科学语言和文学语言相比较而得出的。科学语言是以语词（概念）为基本砖块，以特定的语法、逻辑和数学规则建构的描述和说明科学理论的符号系统。^[1]科学语言力求言能尽意，要求准确严密，清晰简练，具有客观性和确定性。因此，科学语言的语言符号要求与所指涉的意义一致，是直指式的语言。不同于科学语言，影视语言和文学语言则常常言不尽意。王汶成在《文学语言中介论》一书中指出：“文学作者经常采用一些曲折迂回的表达手法表达他的意思，使他所表达的意思不费一番思索和揣测就很难被读者把握到，这就是文学语言的曲指性。”^[2]因此，文学语言的语言符号与其语意之间的对应关系就显得不那么确定和直接。刘勰的《文心雕龙》在提到文学作品的“蕴藉”时就曾提出过“文外之重旨”和“以复意为工”，要求“情以物兴”和“物以情观”。文学语言的“蕴藉”使其似一曲美妙的音乐，曲终而意未尽，余音绕梁；似一杯香醇的美酒，酒尽而齿香，回味无穷，形成了文学所具有的独特的美。

影视语言的语言符号与其语义之间也不是一一对应的，影像符号将源自于客观存在的表象直接诉诸于观

众，但其背后隐藏着影视艺术家对于社会人生的某些复杂的感受和感悟。与文学语言相类似，影视语言也常常采用一些间接陈述或是委婉曲折的表现手法去表达形象背后更深层次的含义，它所表达的意思同样需要观众通过思索、揣测和推敲才能领悟到，这也就是影视语言的曲指性。在影视作品中，通过景物或形象的巧妙设置，以及画面构思的创意，导演能够创造出某种适合于表达个人意念或感悟的意境来。

二、影视语言曲指性的表征

影视之所以能够成为艺术就是因为它能够塑造真实而鲜活的艺术形象^[3]，它通过画面塑造出各式各样的人、物、景。艺术作品寓一般于个别，铸情理于形象，它对人的感染和调动是在静观默感，直观自身中潜移默化的，往往借助含蓄、暗示、象征，以比较柔和、自由的方式实现的。^[4]同样，影视作品所蕴含的意义往往不是浮在形象表面，而是深藏在形象之中，隐射于作品之外的。因此，影视语言的曲指性是要通过形象来指涉的。当然，影视语言的曲指性蕴含着两种内在的含义，其一就是形象在影视作品中所直接表现的和暗含的意义，其二是这种暗含的意义可以是多重的，这种多重同时又是有关联的。下面，我们就从影视语言曲指性的两种表征形式来进一步分析这一特性。

（一）通过相似形象间接指涉

如前所述，影视语言的曲指性是通过形象来间接指涉的，曲指性在影视作品中的第一种表征形式就是通过相似的形象来间接的指涉影片的深层次内涵。所谓“相似”，就是影片刻画的形象与所要表达的含义之间相互有着某种联系，有着某种共同的特点，亦或是此类形象在人们生活中原本就有着某种深刻的含义，是人们约定俗成的，即便脱离影视剧情，这种形象隐涉的含义也是成立的。

例如电影《红高粱》里面人们印象最深的红色，影片的“红”是导演刻意强化的，为了挖掘红色带给人们的视觉美感效应和象征意义。色彩作为当代电影艺术中

不可或缺的艺术表现方式，除了能够在视觉上带给观众审美情趣，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外，还能表现出超出某种故事情节以外的内容。红色在中国现代电影中的出现，已经成了一种中国传统文化视觉符号化的元素。^[5]红色在中国人的眼里是火的象征，是激情的象征，是活力迸射的生命的象征。《红高粱》一开篇，红色便扑面而来：红色的盖头、红色的嫁衣、红色的花轿、红色的土地和红色的高粱，以及后来的红色的高粱酒，血洒高粱地和最后日全食通红的世界，电影中红色的格调一贯到底。红色引申出的象征意义已经广泛渗透到我们民族深层的心理结构当中，影片《红高粱》通过刻画一系列红色的形象，运用红色的内在联系来指涉导演所想要表现的主题思想，创造出富有张力的野性的意境。电影中生存在高密东北乡这块土地上的祖祖辈辈们，他们自由自在、活力迸射、豪爽开朗、旷达豁然，充满着生命力，他们追求自由和幸福，现存的社会秩序、动荡不定的时事似乎耐他们不得，充分表达了对生命活力的礼赞和未被传统礼教驯服的阳刚浩然之气。

（二）特定情境下通过不同形象间接指涉

在影视作品中，影视语言还常常通过不同的形象来指涉影片背后深藏的意义。影视语言曲指性的这一表征形式是有前提条件的，即需要在影片的特定情境或背景下才能完成。有了这一前提条件，导演常常通过刻画没有外在相似性的形象去进行表意，这一类型的表意就较为隐晦，需要观众联系影片的具体故事情节和意境再三揣摩才能领会。

例如在意大利电影《天堂电影院》中，导演通过设定二战时期，一个电视尚未发明的年代，电影院成为意大利西西里岛詹卡多村庄的村民们唯一娱乐的场所这样一个背景，来讲述特定时期人们生活中的“影像历史”，进而展现了“电影与人生”的内容。整部影片从未直白的表达出某种意义，但却通过不同的形象来指涉背后隐藏的意义，创造出一种怀旧的意境，意蕴深沉丰厚，发人深省。例如“天堂电影院”在影片中的意义就是人们心目中的一座“天堂”，它已经超乎了现实意义，承载着生命的喜怒哀乐，人生百态，与人的理想和生命息息相关；同时“电影院”的兴衰还象征和一个时代的兴盛和衰落；此外，通过塑造电影院里朴实的芸芸众生相，它还是那个时代一个社会的缩影；多多回到三十年未回的家中，母亲闻声出门相迎时手中一直牵扯着的“毛线”象征着一种爱和思念，无论走到哪里，总是有一根无形的线将家乡，思念与游子相连；广场上的“疯子”则是一种独裁的象征，讨厌电影的他代表了一个与时代格格不入的反对势力，但是这种独裁却是无意

义，最后在电影院爆破后地位一落千丈，落寞离去；艾费多逝世后留给萨尔瓦多的那卷“剪断的胶片”，经典的电影片段起着历史的索引作用，也象征着电影近百年的发展历史。

影片中塑造的这些形象与导演所要表达的意义没有外在的相似性，后者之所以能够代表前者是因为把它们放在了影片的背景和意境当中，倘若脱离电影情境，“一座电影院”、“一卷毛线”、“一个疯子”，“剪断的胶片”等都只是独立的个体，人们看不到它背后的含义，这就是影视语言在特定背景下通过不同形象间接指涉意义的表现，同时，“电影院”含义的多重性也同样体现了影视语言的曲指性。

不管是通过何种形象进行表意，这些形象都是被艺术化了的象征物。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向来注重“意”和“象”的契合，常常要求“言不尽意”和“立象尽意”。同样，影视语言的曲指性也体现了“意”和“象”的关系，其表征的第一种形式偏重于“象”，意义比较显露，观众理解起来也比较容易；而后种表征形式则偏向于“意”，意义较为隐晦，观众需要联系剧情，并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和独特见解才能领悟。当然，不论是何种表征，归结起来都是“立象以尽意”，这也就是影视语言的曲指性的表现方式。

三、影视语言曲指性产生的原因

影视语言之所以产生曲指性特性，是由艺术语言符号的审美特性决定的，审美性是艺术语言最本质的特征。所谓艺术语言，是指在特定语境中，为了表达主体情感而对常规语言有所超越和违背的具有理想审美效果的语言形式。艺术语言是一种超越性的语言形态，它超越了现实需求，是在审美理想、审美价值推动下进行的审美创造。^[6]而艺术语言作为一种符号，是使用形象而富有表现力的语言表现主体对客体的认识情感符号，它是主体思想情感，审美意识的物化形态。

骆小所在其著作《艺术语言学》中指出艺术语言有着自己的精神特质，表现在它给予读者以独特的艺术感觉和艺术魅力。他说：“艺术语言已经在科学语言之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精神特质，即意象、神韵和空灵”；“艺术语言的本质在于表现现实和人的精神美”^[7]其实，这也就是艺术语言符号的审美性所在。艺术语言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所以它是美的，艺术语言的本质美是作者对客观世界的情感反映，是作者审美情感与激情的艺术形式。艺术语言符号的审美特性要求艺术语言的创造不宜太实太执着，不可直寻，只凭神领，要有神韵美；要求审美要创造艺术语言的内涵，要有空灵美，含蓄蕴藉的艺术语言所拓展的艺术境界，给人以美的享

受；要求使用明快的符号来隐晦的表现意识深层的信息，要有意象美；要求创造主体的审美情趣和能力要相对超越接受主体的审美经验，艺术家审美的心境决定着艺术语言的创造。在艺术语言中，“意象”是艺术语言的本体，艺术语言的审美问题，始终是一个意象生成的问题。^[8]正是艺术语言的“象”与“意”，“实”与“虚”，“表”与“里”所刻画和发掘出来的超越现实的客体，才使它自身有着韵味无穷的美学特质，才使艺术语言符号有了审美特性。

艺术语言符号的这些审美特性就决定了影视语言曲指性的产生，曲指性在影视作品中造就的意境，本身就是一种美。在影视语言中，由于影视艺术家，即审美创造主体将自身的知识、情感、观念、感悟、意识等融进客体的表象之中，与理性的东西融为一体，从而形成某种独特的意象和意境来表现特定的审美价值，正是契合了艺术语言符号审美之情的需要。

四、影视语言的曲指性产生的效果

影视语言的曲指性使影视作品不再拘泥于影像所表现出来的“真实”，而是更加注重影像背后的意蕴。影视语言这样的双重构成，造就了其审美效果，而观众对于这种审美效果的享受也是从双重意指的感悟中获得的。任何艺术作品的审美都是作用于我们感觉器官的同时作用于我们的思想情感。

（一）产生视觉上的审美体验

作为以视听为主的一门艺术，影视艺术的画面形象与视觉造型仍旧是第一要素。影视语言的曲指性是借用一系列人、物、情、景，并运用借景抒情，情景交融，立象尽意等手法完成的。诗化般的曲指性能够刻画出一批生动，典型和饱含艺术美的形象来丰富影视画面进行表意。此外，通过画面构图，景物设置，结合音乐的魅力还能够创造出某种富有视觉美感的意境。直观性的图像带来表层视觉化的审美，隐晦富有深意的画面风格带来艺术的享受。总之，富有美感的形象和意蕴深厚的意境能够满足观众直观上的审美需求，带来表层上的审美体验。

（二）给观众更多的想象和回味的空间

影视语言的曲指性能够达到主体自我深化的审美愉悦作用，隐晦的表意给观众带来了无穷的想象和回味，极大的调动和刺激着观众的鉴赏欲望和想象力的展开。观众在对影视语言的接受过程之中有了极大的自由，对于导演不做直白的回答和解释的问题，对于影片中隐涉的含义，人们在事后会不断回味并加以讨论，然后根据不同自己的生活阅历，文化水平和观影时的内心感受对影视的意境发挥着丰富的联想和想象，去感受和体味当

中的意蕴，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在开放的空间中联想和想象，在深刻的意蕴中不断回味，最后在理解中得到美的欣赏，给观众带来心灵内在的审美体验。

（三）增强影视作品的吸引力和艺术感染力

对于影视作品自身来说，影视语言的曲指性在于强化和深化了影视语言的审美效果。它增强了影视语言的深度与内涵，使影视作品不再是单纯的直白的再现真实，使影视作品不再空虚，而是有了自己的灵魂。它用曲折迂回的方式触及着人们内心的情感，不仅在影视的视听上进行创造，给观众带来视觉化的效果，更是让观众在观影中隐约感到故事背后隐藏着某种东西，让观众深化自我，在观影后不断揣摩和回味，对观众富有着强大的召唤魅力，从而来增强了影视作品的吸引力和艺术感染力。

总的说来，影视语言的曲指性常常给我们留下一些言外之意，它们含蓄而又鲜明地体现着作者的精神和情思。所谓的精神和情思，可以是影视艺术家对现实的感悟，也可以是对社会的反思，亦或是对人生的思考。任何一部影视作品，远离了影视语言的曲指性也就远离了艺术语言的审美性，也就失去了作为艺术作品所富有的内在的感染力。影视语言只有不断追寻表层之下的东西，追寻内在的无限之美，追寻更深层次的内涵和意蕴，才能真正达到艺术语言符号的审美要求，才能真正成为一门艺术，才能不断感染观众，体现影视作品的魅力。

参考文献

- [1] 李醒民. 论科学语言[J].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06, (2): 78-82.
- [2] 王文成. 文学语言中介论[M]. 山东: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2, 177.
- [3] 梁冬梅. 影视艺术的审美职能与特性[J]. 电影文学, 2003, (8): 32-35
- [4] 陈英. 文学语言的特性及审美效果[J]. 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7, (3): 85-87
- [5] 朱虹, 詹秦川, 耿大乐. 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现代电影中的运用分析[J]. 电影评价, 2008, (17): 30.
- [6] 郭明元, 论艺术语言的审美特性[J]. 昭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7, (1): 34-48.
- [7] 骆小所, 艺术语言学[M]. 第二版. 云南: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6, 47.
- [8] 骆小所, 艺术语言再探索[M]. 云南: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1, 26.